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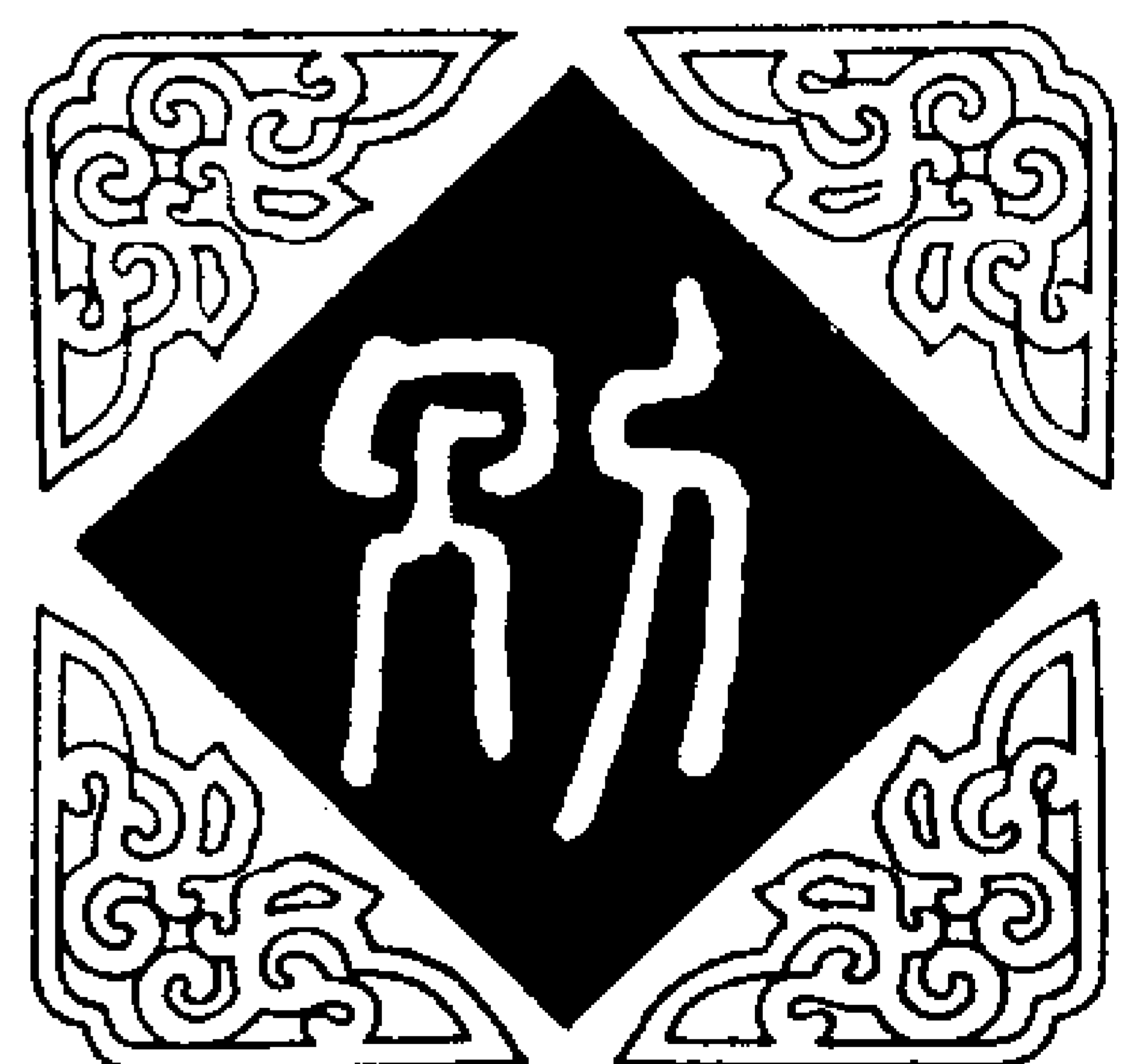
尚

書

要義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詩傳註疏
周易經疑
尚書要義

江蘇古籍出版社



江蘇古籍出版社

尚書要義

宛委別藏

(清) 阮 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冊） 2550 圓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一

尚書要義三卷提要

宋魏了翁撰了翁尚書要義宋史藝文志本二十卷其十七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卽其中所佚之三卷攷了翁在靖州時著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近惟周易要義十卷儀禮要義五十卷尚為全書其餘如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內缺二十九卷尚書要義十七卷內缺三卷蓋自明張萱重編內閣書目時載九經要義止存七種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尚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已率非全本今論語孟子尚未見著錄而禮記已得三十三卷較明人所見卷帙已不啻倍之矣此本從舊鈔傳錄第七卷自甘誓至允征八卷自湯誓至咸有一德

九卷自盤庚至微子與七閣中原載山陰祁彪佳家所藏本悉合洵足以補從前之缺佚且所據疏本乃宋時善冊如卷七第九則烏焉解羽之焉第十二則器用既具之用第十三則故政由羿耳之故卷九第七則之或稱商或稱殷第十二則夏惟作禘不作時祭之時第十九則故紀其惡類之惡並足補明以來刊本之脫如卷八第十則上故更致社稷之致第十一則從謂逐討之逐第十六則故用元牡之用卷九第三則亳殷在河內之內治皆作亂之治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第十三則延之使前而教告之之教弟廿六則且云我徒也之且亦足訂明以來刻本之誤不特其書採摘注疏中精要可為讀經之助而了翁諸經要義從此珠聯璧合亦佳事也

尚書要義卷第七

宋魏了翁撰

甘誓至允征

甘有扈之郊如牧費皆以誓地名

地理志扶風郿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郿扈音同未
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
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
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

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

二六卿即軍將六事之人徧敕在軍

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元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

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

三 觀射父連言朱均觀扈管蔡皆恃親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
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
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
也

四 禹舊姓姁而賜姓姁猶伯夷固姓姜

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姁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

則為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姁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姁帝嘉其德又以姁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

五 凡兵車左主射右主擊刺御居中

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左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

六將之兵車則御左勇右將在中擊鼓

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

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
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
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
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

七 賞于祖戮于社皆在軍賞罰

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
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

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勲乃至太祖賞耳

八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言孥戮者權脅之

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
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
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
之

九羿射官距太康於河北立仲康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
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

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
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
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焉
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
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是善
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
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
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十經傳惟此言六馬漢天子駕六

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
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
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
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
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
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
六以言之

一自堯至禹都不出冀故舉陶唐

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二關石謂通金鐵使和平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注金鐵曰石
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
其業以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
之器耳律秣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
故金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言
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
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

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闕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闕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

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草之條費顧之
義亦得通也

三十羿浞相承尚百載馬遷不言

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
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
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
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
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

既衰故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尚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十四周禮惟小宰徇以木鐸無適人

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

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
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
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
知木鐸是木舌也

五辰弗集房即日食伐鼓用幣救日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朔會房所舍之次集
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
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

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十六孔以房為日月所舍或云九月會房心非

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

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
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
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
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
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
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
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秣錯不
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

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
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七十伐鼓于社責羣陰上公

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
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
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
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

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
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
責之也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
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
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
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
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嗇夫盖
司空之屬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

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
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
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
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

八十左傳夏四月日食伐鼓用將此以九月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
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

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九十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晦朔弦望

先時不及者謂此秣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

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
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
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
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
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
天時之先假今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秣乃以癸
亥為朔是造秣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秣後天
時也後卽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百七十五

十二渠魁為大帥史傳言渠帥本此

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源出於此

乙廿自契至湯八遷今可見者四

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元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

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
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元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
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
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

二十侯國而得數遷都蓋以時王之命

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
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

三十一 湯居亳從先王居謂帝嚳

自契以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

四十一 湯不從商邱遷亳亳有四說

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居商邱其文見於左傳
因知言自商邱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
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
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
商邱遷也鄭元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
曰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
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
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

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孰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五廿湯進伊尹於桀冀其用賢非反間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正義曰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致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

此說殊

尚書要義卷第七

--	--	--	--	--	--	--	--	--	--	--	--	--	--

ᐱᐱᐱᐱᐱᐱᐱᐱ

ᐱᐱᐱ

尚書要義卷第八

宋魏了翁撰

湯誓至咸有一德

一 湯升自陟出桀不意

湯誓第一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二 書伊尹相湯承上文醜夏

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
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特言伊尹相湯也
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
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
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
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
將明陟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
而往今乃升道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

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其不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陟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

三 湯慚懼故出桀不意，與武王異，未必然。

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

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慤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三

四 昆吾與桀同日亡此安邑之鳴條

鄭元云鳴條南裔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裔之地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朶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朶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裔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

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旣伐昆吾
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
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
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
南裔乎謚言是也

五 契封商故代號商獨夫桀故稱王

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
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元之說亦然惟

王肅云相土居商邱湯取商為號若取商邱為號何以
不名商邱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
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卽改名則相土至湯
改名多矣周不取后稷封卽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
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
遷易名公劉為豳大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
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
則比桀於一夫桀旣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

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

六 武王亦伐紂始稱王鄭謂文王生稱王者謬

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元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七 食言如食之消盡

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

也

八孔以孥戮為權脅二鄭為實戮

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
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
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
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
於此解之鄭元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
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豪鄭意以為實戮

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
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
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稟人之官引此孥戮汝
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
者也

九湯欲遷社無及勾龍故不可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
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

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上十湯變置社稷不待七季鄭非孔是

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
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
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
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

言變置之事也。曾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士之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元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元因此乃云湯伐桀

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
致社稷乃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
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
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
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
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
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

下漢儒社稷二說孔同賈馬祭人神

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勾龍卽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勾龍也

一桀自安邑東奔湯緩追之遂奔南巢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三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

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二十伯仲叔季字之常虺或字仲名虺

仲虺作誥爲湯左相奚仲之後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

三十南巢不知地所在

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元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十四仲虺陳兼弱等義言桀自亡不足爲慙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

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弱昧
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
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
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己亂亡謂將亡
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
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
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
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五十九族離舉親明疏九族有二說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右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元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元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元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六十湯用元牡未變夏禮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
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
白今云元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
安國注論語敢用元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
用元牡是其義也

七十孔注論語元牡孝經郊丘無六天之說

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

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園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十湯崩踰月太甲即稱元年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

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卽以其年稱
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
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
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
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
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

九舜禹以歲首受終遭喪嗣位經無文

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

十二史記書外丙仲壬七年歆固謚謬從之

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

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人謬從史記皇甫謐旣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乙廿祠于先王謂奠殯而告非祠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

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二十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伊尹

奉祠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群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三酣歌恒舞似巫事鬼神然

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接神故

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四廿臣不匡君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爲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

之士

五善不積德罔小二經詞反意同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

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晉語云
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
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
矣善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
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六廿桐宮湯葬地不知朝政曰放

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
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

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
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
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
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
爲放也

七廿序言三年復歸非在桐宮三年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正義
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卽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

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
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卽位三年非在
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
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
八廿顧諟天命常自在之諛是古今字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
常自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正義曰說
文云顧還視也諛與視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

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自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

九廿伊尹名摯而君前自稱尹躬

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旣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

十三機括與射物三者合法度釋則中

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
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
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
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射必中矣

乙卅太甲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巳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今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

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
迷惑怪之

二十三季踰月以冕服奉嗣王歸亳

太甲中第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
至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
冠也踰月卽吉服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
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卽位卽以
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卽位之三年也湯

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暮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卽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

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

三卅孔王二十六日服闋鄭二十七日

案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日服闋則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爲間之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

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四卅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

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遁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遁亦行不相逢也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五卅太甲伊尹俱拜手稽首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於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上王拜手稽首注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

六卅 伊尹申誥于王論天親民懷神享

太甲下第七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于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

七卅 治同道亂同事興難而亡易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正義曰總言治國

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
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卅太甲留伊尹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

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
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
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卽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
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始卽政蓋太甲居
亳之後卽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

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九卅伊尹年一百餘此告歸七十左右

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卽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旣

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
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
時已應七十左右也

十四史記與紀年書太甲伊尹事皆妄

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
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
為卽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
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

而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
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
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
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
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
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落有

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乙四漢哀平間緯侯始起孔時未有

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侯之書乃稱有黃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侯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二四七廟常禮鄭不見古文妄云殷六廟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
其廟不毀故可觀德正義曰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
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
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
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
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
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
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
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
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
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
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

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

三四王肅等以庶子王亦得與嫡子同立四廟

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庶子初基為

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四四皇甫謐妄謂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五四伊尹巫咸父子並為大臣

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大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六四祖乙圮于耿謂圮于相遷于耿

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旣毀乃遷。

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
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
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
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
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正而不徙如
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
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
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

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
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要義卷第八

--	--	--	--	--	--	--	--	--	--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尚書要義卷第九

宋魏了翁撰

盤庚至微子

一盤庚將治亳殷此三篇告民之辭

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
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
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
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

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二商人屢遷前八後五

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三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卽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

三東哲以壁內書將始宅殷治與始不類

東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
殷在河內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
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令安陽西有殷東哲
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
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為宅
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
作始字知東哲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之南
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

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
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

四 王鄭皇甫謂遷殷為君民奢孔地勢下

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元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
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
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
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

謚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
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元旣言君奢又言
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孔意蓋以地勢
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
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元以為
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五 殷質未諱君名故盤庚仲丁祖乙名篇

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相六年

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

六史記以後人思盤庚作三篇與序違

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

七稱亳稱殷稱商稱殷商

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元云商

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元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

八責公卿不能和吉言于百官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百
官是自生毒害正義曰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
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
知樂遷也

九 自作弗靖謂自為非謀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
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告民不
徙者非善謀也

十功臣配享謂烝嘗禘祫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也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禘祫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司勳詔之是

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
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
禘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禘禘而直據時祭者以
殷禘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禘
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惟禘禘
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

十一近代功臣時祭不配毀廟亦止

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

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
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

二十鄭氏天子諸侯禘祫之數未知孔意

王制云天子禴禘祫嘗祫烝諸侯禴禘一禴一
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
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祫
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禴
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

祭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
意如何

三十一盤庚見都河北作惟南涉河之法

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
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
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
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教告之鄭
元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

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

叶臭厥載謂臭敗香穢皆為臭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

為敗

五十勸憂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徒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六十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者世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正義曰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七十陳為久古者塵陳同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于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

八十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

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卽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十九 剝殄謂割絕易種相染易

五刑截鼻為剝故剝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

新邑也

十二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

永建乃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
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
云立汝家也

一十一 既遷殷卽云罔罪爾衆與之更始

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
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

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
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
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
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我
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二廿奠居鄭謂里宅孔云王宮

鄭元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
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安民之居豈先令

民居使足待其餘剝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卽是先定王居

三十一 先王適于山降去凶德

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水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卽是凶惡之德其徙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四廿鄭王以鞠為養與孔訓窮異

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
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
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
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
之詩曰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
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

同

五廿孔以百工為百官皇甫百工寫形象

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
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
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

六廿傅巖在虞虢之界說代胥靡築護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
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
靡築之以供食

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肖似所
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

夢之形正義曰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
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
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
始命為傅氏不得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
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
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權說
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
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

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

廿七皇甫謐傅會傅巖之夢

案謐言初夢卽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傅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廿八明王順天道建邦猶日月星辰之等

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

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
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
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
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
侯國都

九廿古甲冑用犀兕後世鍪鎧用鐵

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兕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正
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兕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

以今曉古也古文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
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
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
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
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三衣裳不可妄加干戈不可輕用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
可任非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

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在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乙卅 啓寵則自納輕侮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正義曰君子位高蓋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二卅 黷于祭祀之戒為祀豐于昵而發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

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正義曰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三甘盤於高宗時有大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與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卽

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旣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卽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四卅遯野宅河孔謂小乙使高宗居民間

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旣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正義曰

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五卅鄭不見太甲篇故云伊尹太甲時曰保衡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

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

六州 雉升鼎耳孔謂不聰劉鄭不明

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

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裸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

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

七卅周繹商彤祭之明日復祭

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小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

云夏曰復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
夏曰復昨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
大夫曰傭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
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八祖己首言降季季者人之所愾

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
鄭元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愾焉故引以諫王也愾貪
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

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

九州周以乘黎見咎鄭謂因斷訟及三代

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元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邶三年伐密

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卽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邠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十四受紂因音亂故字改時未有謚

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卽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元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

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

乙四雍州伯東西二伯此鄭王二說

鄭元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

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鄭元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四孔傳文王內秉王心孔疏云貌事紂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

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正義曰襄四年
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
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

三四微子紂兄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
紂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
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
此篇也

四鄭云微在圻內王謂微子入為卿士

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元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

五四微子衍亦稱微猶虞叔祭叔同兄氏

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

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
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
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

四比干紂諸父箕子名胥餘不知何親

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大師也周官
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
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
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

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元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四少師為孤卿以三孤六卿共為九卿

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

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

四沈酒若沈於水醜醬醉而發怒

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反面善然是齊

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

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

醜況具醬詠也然則醜醬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

九四再呼父師少師告以顛隳何其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聶遜于荒我念殷亡發

病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
告予顛隕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隕墜如
之何其救之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
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誥之也我念殷
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遯遯出於
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
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狂生於
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

癡此其事也

十五家耄遜荒猶詩人出遊寫憂

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元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乙五攘犧牲用無罪之者言政亂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二五自靖謂各自謀行其志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三五諮二人而一人答心同鄭云少師不答

諮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

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
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
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
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

四五荒殷邦者紂而云天毒降災

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
紂為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

五五漢魏以來律盜郊廟物皆死

禮天曰神地曰祗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摠云盜
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
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
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
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

五箕子欲以死諫紂而詔微子出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
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

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
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
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
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
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

五啓衍紂同母而生時爲妾爲妻異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
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

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
妻之子不可立妻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
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
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
後